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二百  
七十五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 一送

宋文帝十

通鑑綱目子宋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尤魏世祖太武帝盡始光元

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  
權遊戲無度時送政仕范泰上書諫之不聽泰，寢之子也。廬陵王義真性  
情好大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並琳道人情好歡宴。宋云得志之日  
以靈運延之為宰相。范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言之源也。性謫傲不遵法  
度自謂才能宜參帷幕常懷憤色延之全之曾孫也。嘗謂故縱。徐陵之等  
惡義真與兩人避義真改更范泰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殊延之溫薄。  
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顧不謹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惜賞  
耳。於是義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擣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  
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發量不盡與義真送之。義真還郡。奉車何尚之  
屢諫不聽。時義之等已參謀廢宋主。而次立君臣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  
主有隙。先參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後斬安郡。前言陽令張勃之上疏曰。歷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一

陵王少秉先皇優慈之遇。長蒙陛下睦愛之恩。故奉心少言。客祀臣子之  
道。宜奉客養。錄吾掩眼。訓直義方。追追以漸。今猥加刑辱。曲從逢迎。上傷  
陛下掌之馬。不令速達。恨然失國。且收恩大宋開基。這次根條未覺。宜  
廣樹藩威。致禮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主之愛子。陛下之懿慈。互  
可以其一焉。長效海象。大言奉先。終夏五月。宋除義之。傅亮謝晦廢義真。以謝  
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弑之。迎宜都義王隆于江陵。弑庶人義真。以謝  
晦行都督荆襄等州軍事。之等。時廢義符。以禮道濟先朝。持威服嚴  
省。金人郝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每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使  
熟。時義符於寺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牙而寢。道濟引兵入  
安龍門。安泰等走成宿衛。美有樂者。卑士進。校二侍者。扶義符出。取宣德  
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賓倚中。粗道。忠勤。義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華。之等。以義  
隆。暴水大變。遣義符於吳。使邢安泰就弑之。義符多怒。突。大出昌門  
追者以門關閉而弑之。衆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善能言而師授之將能行  
而傳相之禮。宋之教悔。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委處外則追趨之。附仲二

時皆盡也。制其行止。使其謬則道遠矣。固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城  
不達於今。竟誰教者能勤之以答。嘗。往過者或訪之。而其雖有師傳。多以嘗  
父大夫為之友。父文學多以資業不少焉。而之其位而已。亦弗與遊。幼主臨  
州長史行事。宣傳教令。又有典藏。往往率意。速禱弄威權。是以本枝難茂。而  
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聖凡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  
之失。傳亮。時行臺百官。奉湯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府謂曰。營陽在  
其宜厚加供奉。一上不幸。御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宮。將可得邪。時亮  
已與美之議。害義行乃馳。信止之不及。義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  
背。即責惡於人邪。義之等。追使殺義。真以荊州地。專怨義。隆等。或別用人  
乃至。以錄奪。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而獲精兵。舊特悉以配之。七月  
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傳亮。時百僚。諸門上奏。追至  
轡義。隆時年十。合下數日。據以不傳。諭降大會。饋已既。擇何以先。嘗。當暫歸  
朝。及。展衰陵寢。并與賢者。申寫所懷。坐體其言。每為辭費。府州佐吏。並稱  
臣。請。勝。諸門。一。依。官。省。義。隆。不。許。數。期。起。宥。先。刑。原。違。貴。諸。碑。位。聞。二。王  
元。皆。既。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  
綱。人。望。未。改。義。之。中。才。寒。士。在。序。衣。諸。君。受。寄。崇。重。未。客。遠。教。皆。隱。義。蘆

永樂文獻卷一百七十五

二

陵嚴罰。持來。泣。不。自。容。以。殺。下。竟。善。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慘。愁。之。譖。始。必  
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傳。孰。育。相。謀。孰。豫。不。執。孰。主。不行。廢。土。岸。存。慮。其  
將。來。受。禍。致。此。殺。竝。五。由。食。生。過。深。不。遇。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可。義  
隆。曰。卿。復。就。為。宋。昌。郡。吳。丈。上。晏。首。尚。暨。被。射。到。孝。之。皆。勤。行。乃。命。奉。留  
鎮。荆。州。欲。使。秀。之。持。兵。前。驅。秀。之。曰。子。使。不。足。便。應。朝。服。請。退。若。使。有。寡  
乃。遣。秀。之。權。填。襄。陵。義。隆。遂。終。江。陵。引。光。傳。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  
真。及。少。年。薨。廢。本。末。悲。天。嗚。咽。持。劍。者。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  
部。傳。參。軍。參。軍。子。抱。刀。處。奇。戶。外。不。解。帶。者。累。日。戶。起。革。發。明。前。日。義  
真。之。發。成。國。書。者。舉。國。大。臣。金。謀。廢。之。上。入。徵。其。事。也。今。北。宋。主。之。廢。列  
紙。徐。吳。之。号。者。出。其。上。名。以。示。異。有。所。歸。且。又。見。廢。君。大。事。也。下。書。六。  
歲。之。發。成。國。書。者。舉。國。大。臣。金。謀。廢。之。上。入。徵。其。事。也。今。北。宋。主。之。廢。列  
人。之。廢。也。及。吳。之。等。身。交。顧。命。立。使。嗣。君。失。禮。脩。當。相。與。扶。持。誘。擁。紹。  
其。聞。劫。忠。正。之。節。繼。之。以。死。以。斬。無。負。於。記。承。之。蒙。可。也。今。乃。輕。於。廢。也。  
初。不。聞。有。正。教。之。舉。真。所。謀。視。置。君。如。弁。棋。者。固。詳。書。于。再。日。廢。日。遭。日。

誠。各正其名。美之輩雖欲逃罪。其可得哉。劉友益書法。極道濟何以不  
書。非主謀也。它日奉命討賊。亦足以自贖矣。故怒之。然則謝晦之都督也。執  
以之。以之者徐傳也。徐傳共誠立功。署存三策。湖目書曰。以謝晦之都督也。執  
立。立都王義隆主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夫之間傳亮曰。王可方譙亮。  
魯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得初寧後。退止  
中堂。百官奉皇授義隆辭讓數四。乃文之。遂即位。大赦。謁大廟。復慶。陵王  
先封。述其推選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持行。問蔡廓曰。吾其免  
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舉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  
之北面。扶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  
蒙喜曰。今得脫矣。徐夫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休故宮臨華林園聽  
詔。謂曰。政刑多所未盡。可如先者。二公推諉。乃以上景首上。景為侍中。竟  
陵王義宣鎮石頭。美之等欲遂以劉產之為豫州。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  
成政。秀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秀之不過已。秀之至揚口。步往江陵。深奉  
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柔然寇魏。柔然犯升。益可計。聞魏太宗班  
持六萬騎入塞中。攻拔盛樂宮。魏主自持輕騎討之。三日一夜至塞中。既  
升。益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焉。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  
衆情乃安。訖升益弟于於修升為大將。魏人射殺之。訖升益懼。遣其  
子諸子弟謂之曰。先公卒。將於其子捨皮而投孤。孤教杜於韓代而忘先  
君之志乎。我先汝曾。富春泰清焉。韓代者。阿榮之長子。慕實者。阿榮之  
母。弟。叔父烏紀。提之子也。可染人。今諸子各獻一箭。授其弟恭利延。使折之。  
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榮乃輸之。因。汝曾知之乎。孤則多折。眾  
則難摧。汝曾嘗戰力一心。然後可以敵爾。寧家吉族而卒。恭則多折。眾  
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民毛難。擇主五六百落。部眾轉盛。劉友益。高淳  
謝客。干書无失。義熙十三。此則烏為書卒。晉亡中國無  
正統。吐谷渾。非絕矣。也。故追之至隋開皇十一年。中國有主。然後李昌復  
接中國。西通兩域。長數千里。各有首領。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突厥最強。  
有民二萬餘落。諸種長之。夏世子璫。殺其弟倫。倫。羌昌討璫。殺之。夏主將  
突厥。太子貴。而立少子海。貴。將兵伐倫。倫。拒之敗。考海。羌昌襲璫。殺之。并其

水樂文集卷之二十一詩七十五

三

# 永樂大典

## 卷一二二七五

東歸了現為夏主大統丘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真四門東曰招銀  
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劉友並書法噴錢倫昌叔噴等可書討  
噴何不父其父也父欲立少子而噴伐之不父其父善矣若是有人得而  
討之噴不言討則世子之廢可以力取矣然則書世子何書世子見其有  
父在也是故而父在趙太子宜以叔弟書伏誅夏世子噴以叔弟書討  
晉穆永和四

王幼學集覽故在心必竟可絕本作故矣。

己丑宋元祐二年魏始元二年夏主赫連昌宋元祐春正月宋主始親  
聽政除夷之傳亮上表歸政云上許之夷之仍避位還第除琳之等並謂  
非其教勸吾等乃復奉詔親政劉友並書法書始親政何徐傳專等終綱  
目書始親政六後主延熙二十具主先是年宋上丁未魏主弘平宋魏  
主弘已卯周上紙女辰開主毫皆歲事之也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燕  
有女子化為男燕上以問群臣傳雅對曰西漢之末雖雜化辟猶有王莽  
之稱況今文化為夷無上以問群臣傳雅對曰君之先也劉友並書法宣帝之為書辟雜化  
為辟矣猶物也於是而女子化為男其孰大焉然之不能一紀至矣三月  
魏主尊保母寶氏為保太后魏主尊太后杜氏之祖也太宗以寶氏憲

良有操行使保養之寶氏無視有恩訓等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  
養不異所尊劉盈及書法宣帝之初阿保烏鵲而已主安帝王聖追  
光武順帝宋威列封虎陽嘉平及桓帝人封其子永興元於  
元主尊為太皇保太后過矣皇太后嘉為故斤書魏主終綱目保母尊為  
太后者云寶氏魏主濟寧氏皆魏也魏以長孫萬為太尉長孫翰為  
司徒奚斤為司空夏四月秦襲涼州臨松敗之魏遣使如塞始復通  
信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初度聞晉不改義然年號謂世子玄曰  
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子事宋者及平玄自稱武都王遂使告喪于宋始  
立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之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漠南合韜  
突厥騎齊十五日糧度僅擎之柔然大驚絕迹北走

庚寅宋元祐三年魏始元三年春正月宋討徐夷之傳亮殺之以王弘為司  
徒揚州刺史錄尚書東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  
陵初宋主在江陵孔索子為參軍及即位以為大兵校尉與侍中王等並  
有蓄意之頃庚徐夷之傳亮率雄將之於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  
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外京陵薄行裝繼度分吳雪其謀願渡

晦弟靖馳使告悔。晦猶謂不然。不然。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壽陽人書。言劉處士有大失。其事已審。封以示晦。晦以問參軍何承天。承天對曰。以王處士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連曠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也。義陽將軍。帥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奉軍顧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憤戒嚴。謂司馬度登之曰。今當自下。在御守城。登之曰。觀者在都。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較安否。晦仍問諸將。舊戰士二千。足守城焉。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目指群同馬以授之悔。即命超為司馬。而轉登之為長史。宋主以王懿。臧道濟。始不豫廢城之謀。杜弟臺首又所親委。密使報私。且召道濟。欲使許悔。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於齊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無而使之。必將無應。道濟至。乃下詔暴其之亮。晦殺。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考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路。是日詔召亮之亮。謝晦遣人報之。亮之走至新林。自縊死。亮出走被執。宋主遣以諱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恩。遂蒙傾託。無容立明。杜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累。於檀道濟。

永樂大典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五

五

不從。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劉序之已主彭城。洲度登之據已陵。是懦不敢退。今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有兩耳。東軍方熾。唯宜速戰。登之作大橐駒。茅懸於帆檣。云可焚船。置須精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劉及洲口。擇陷之一。諸將欲還夏口。劉序之不可。乃保應城。初晦與徐傳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遣濟鎮廣陵。各有墮兵。是之亮居中夾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糧壞無計。道濟既喜。與晦之軍合。晦始見懼。數不急。不即出戰。至晚因風航上前復進。晦與人雜。江陵。周超遂戰破之。晦喜與粹善。又以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令南討。一無所顧。晦亦不疑。曠之達。遇粹所。俄而晦敗。問至。超謂晦之降。晦衣散略盡。乃攜其弟遷等止走。為人所執。獄廷。方周超。哥。韓大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宋何張籍都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廷陵並達。隨不捨。宋主以曠為鎮軍功。曾督護。戶起革發明。是之亮晦。既皆言討。乃不言誅。何者。宋主下詔。奏其破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是謂君臣同辭。誠使是之罪罪。

水樂大典志

六

人者。實錄其志矣也。殘其身。汗譖其官室。以正其殺無赦之罪。斯可矣。而  
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宋主之專不過欵待。掩護已之為客。而不知  
營陽就殺。虛陵又殺。已有次立之勢。國人拔已而立之。則立之宜也。何嫌  
於正討族之名哉。嘗嘗殺之。歟夫弑之。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  
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既微盡廷之用。人以慧牀善談論。因與  
議朝廷大事。遂參帷幕。賓客暢湊。四方贈賜相係。琳著高屐。按韻表。直通  
上書省。會稽孔覲曰。是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儕夫。所參夏五月。宋以禮道  
濟為江州刺史。劉彥之為南豫州刺史。宋遣使廵行郡縣。遣數騎常侍  
宋主親臨聽訖。宋主臨廵賢堂聽訖。自是每歲三訖。左漢射王敬弘性詣  
淡。有重名。聞者文接。初不省讀。幸預聽訖。宋主問以臧歎。敬弘不對。宋主  
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誠。牒到。僕射敬弘曰。臣乃得紙牒讀之。正自不解。  
宋主喜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劉惔益善法。聽訖必書。重及  
命也。故漢太后說錄。西楚劉書。宋主親臨聽訖。劉書。魏主親錄。周主親錄。內於北州書。詳

漢安永初二年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殺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宋主所親信與己相時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安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委官之華與劉湛王曇首殺景仁俱為侍中氣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不有所重嘗特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肅時然後言。謀後之前。不妄語笑而足事半大小故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嘗曰。微子莫不傷物而固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陵公主之後。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僅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土業。一錢人事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通謝氏入門室宇食廩。不異平日。田疇墾耕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艱平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艱為不亡矣。既壯徵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奉東鄉君。混大失顏色。尋其妻妹反泊幸而始之。今以還錢。言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居。或諭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積。君一朝耗資。卿既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在於解之善。今內人尚能無言。主可導之使爭。子分多兵者不主。有老子之後。主復見關也。宋主欲封王華等。御珠曰。此主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謀示之。華固辭曰。追日之舊類陛下英明。聖人斯情臣等宜可因圖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宋遣使如魏。秋秦攻涼。夏襲秦苑川秦師還。宋大旱蝗。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璫璫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曰。赫連王者未能為患。不如先伐璫璫。璫璫諸子相閼。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糧聞之。來塞入寇。此危道也。清同往。年以來。焚燒再守。明林徇已而行。其占秦七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夫人相應不可失也。於是進兵。斥襲蒲阪。周代襲陝城。以薛謹為鄉導。魏主欲以李順控前驅之兵。在浩曰。順誠有籌略。然其為人果於士卒不可專委。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陳。十一月夏攻秦。入枹罕。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阪及長安。魏主行至君子津。舍天幕寒水。今仲輕騎濟河。襲既焉。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

# 永樂大典

## 卷一一二七五

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主代曰：「朕舉東勝人西言吳其西門當閉。」而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已半當與卿等取之。乃使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公農大字不戰而走。魏周號東勝長驛，遂入三輔。蒲陵守將棄城奔長安。莫斤遂克蒲陵。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寧。十二月，斤入長安。秦耶氏羌皆降。河西王蒙達及成王移吉聞之，皆遣使附魏。魏罷漏戶續以屬郡縣。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米脂漢戶，令輸續年不課群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耕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春正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統萬後民遣多乞。能至平城者什鐘六七。夏平原公定帥衆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尋錄成夏宋主謁京陵。初，高祖命歲徵時耕具以示于聽宋主立故宮，見有怨色。追侍武追曰：「大舜躬耕歷山，猶為耕事水上。陛下不競道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卒。弘文有疾，被微。自與就醫，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死節二字，嘗欲復報。」死。被微子，遂行。卒於廣州。弘文慧度之子也。劉惔並言法牟前官錄賢也。終鋼目。牟前官六食，是無牟前官者矣。五月，魏主發平城。魏主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破宋盧茂燒焉。五年，魏主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鎮大積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都山築城。捨帳。以輕騎三萬。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其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其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告軍士：「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宋中護軍王華卒。劉惔益書法宋。魏主陳諸巨卒。無不書官者。非賢不卒也。六月朔日食。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都。魏取統萬。魏主立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步眾至城下。夏將狄于王奔。言夏主聞有魏師。虜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攻。木易拔。」待其掩襲，斤然破。徐往內外擊之。莫不潰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及退軍以示弱。連城清及水昌主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船童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乘賊，唯恐不出。今晚出矣。」乃避而不擊。彼晉我猶非計也。遂收眾偽道引而發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官者趙悅曰：「今

風雨從城。方上來義向後背。天不助人。顧獨騎避之。省告之曰。是何吉也。吾十里制勝。一日之中。主得變易賊。食連不息。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各擊。不意風道在人。直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馬左右隊以擣之。魏主馬蹶而墜。誤為夏兵獲。拒破奔。以身捍敵。魏主騎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輒。夏舉大漬。魏人乘勝逼夏。主城北。夏主逼奔上邦。魏主欲取。魏主曰。吾擊人其城。夏人毫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被髮之髻。上束之而上。僅乃得先。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十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頃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聚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官署高丘。仰其堅可以屬臺榭。壯大皆形鏤圖畫。被以錦繡。魏王曰。最爾固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奔上邦。魏主謂美斤等班師。斤言韓連昌亡保上邦。鳴余爐。今固其危滅之馬易。請五鎧馬平昌而還。不許。固請許之。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留城清丘堆。使共擊夏。魏主還。以寧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段節渠統萬。秦遣使入貢于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魏主壯驚勇。臨城。對陳。魏犯天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長厭威。盡死力。性儉率。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

## 永樂文獻卷一百七十五

九

峻京城。修宮室。日。此易所謂設險守關。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社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奉德不在險。屈弓蒙上。舉城而撫城之。直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湏民力。上安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考軍國之本。不可輕營。賞賜皆先事。熟績之家。親威貴寵。未嘗稍有所及。命裨出師。指授節度。達者多致勇敢。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遺情。賞不遺怨。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一人。終無寬貸。寧曰。湯者。服與人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為南秦王。十一月。魏主遣公孫軌。朱崇拜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讓之。故奉以禮。玄懼乃出郊迎。晉處士陶潛卒。潛字淵明。尋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魏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舉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終無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養過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問應。朱崇見之。潛歎曰。我生能為五年。來折腰向獵。里小兒。即日解印。授吉賦。歸去來辭。者。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長桂氏亦與同喜。龍安勤苦。夫耕於前。妻織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宰輔。壯復屈身後代。自宋高

祖王業漸降。不復有信。是成將復徵之。會卒。世續精節先生。尹起草發  
明。甚。故出處之際。君子所當致謹也。楊雄草太无以擬易。作法言以微論  
譖。其目塊苟主以下。君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後也。書思  
大。大楊雄允。作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在晉。乃太尉侃之孫。自其初辛  
少處大敵。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耻復居身。還不出仕。卒能保金名節。故  
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然通鑑是  
年不載其事。綱目取諸前史。以激千載之清風爾。臣晉目是考之。晉隱逸  
傳。不見其不居之意。至南史始著其說。其說具載種道濟寄懷梁肉庵而士之  
之事。則潛之此意顯然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教多矣。故詳而論之。以詔後之君子云。劉友益書法。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  
晉人也。綱目半節。故通鑑不書。於是特書之。是尊晉亡矣。潛心乎晉。則卒  
書晉。唐亡矣。張承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微士書平。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戊戌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西秦王乞伏恭。永弘元年。北涼水吉元  
年夏主韓建定勝元元年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魏其主昌以歸。夏  
韓建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魏持軍討奉攻上邽。夏  
主退屯平涼。莫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城。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憂且圖。

宋書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五

十

魏神農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  
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郡。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逼  
之。政績。夏復取長安。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獲大  
之降為下。昌後叛。魏見殺。不書受魏爵也。故暮之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  
卒。世子暮末立。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范  
泰說弘曰。天下事重。相安難居。卿兄弟威清。當存降格。弘納其言。固請避  
位。不許。故有是禽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初。西秦文昭王疾。謂暮末曰。吾  
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集成都蒙避所。至是。沮涼因秦  
喪而伐之。攻樂都。克其外城。暮末遣使諸歸成都。以求和。蒙避引兵還。遣  
使入秦。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岱送之。蒙避殺之。伏兵執岱以  
歸。既而達遲。并遣暮末甚辱。冬十一月朔日食。涼復攻秦。劉及益書。浩  
書。復何貨約也。是年春。又及涼。平參故。書。罪之。

己亥。宋元嘉六年。魏神農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  
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  
以義康為司徒錄。內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速  
歸。由是義康專總内外之務。以義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惔為南蠻校  
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寧成實。亦  
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曾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體負荷。汝性端急。患之所  
得。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戒抑。衛青遇士大夫以  
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善。胡朋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  
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問公之事。汝不可不盡極順之理。爾  
時天下安危。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報  
獄虛陳博畫。填無以喜。起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  
決。以矜獨斷之明也。石器深宜慎惜。商賈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  
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  
宜令過。蒲酒魚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  
宜勸止。見佐吏。祖先不乾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  
何由知奉事也。義康欲停揚州。形於辭旨。以王曇首居中。為宋主所親委  
半。以授義康。宋主聽利二十人。義康乃悅。丁零降魏。二月。宋立子勤為  
太子。宋以殷景仁為中領軍。宋主以章太戶卑女。奉太后所生蘇氏。善  
謹蘇氏。宋主詔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議。子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告

# 永樂大典

## 卷一二二七五

秦殺其尚書辛道達。嘗從文昭王過陵霄觀。擇飛鳥落於中。秦王慕之。索  
屬其面。主是秦末殺達。并其五族二十七人。夏四月。魏主伐柔然。魏土所  
擊。柔然群不皆不就。行。猶事浩勤之。尚書令劉禦等。共推大史令張淵。徐  
辟。使言曰。今當已之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酉。不可舉兵。北伐必  
敗。雖危不利於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計  
罪。以脩刑也。比平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蠕蠕之國。蠕蠕高  
車。羌頭之衆也。顧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羣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  
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役役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謂辯言天道。  
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嘗談極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  
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今復營役。非無用也。  
魏主大悅。既罷。公卿咸尤浩曰。南寇同陳。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  
所獲。後有追寇。抑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待南寇。南人  
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後。還之間。  
南寇必不敢動。且彼多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侵。在彼甚固。於我未驚。況南  
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每得關中。留其愛  
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寧。况義隆今日。方臣非裕時之比。主上失  
武士。馬精彊。彼若乘之。如以駒。情。鯨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牧畜。秋肥乃聚。皆寒向溫。南宋寇抄。今掩其不備。  
必望虛號。散。杜。馬。護。北。北。馬。戀。騎。驕。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敗。而  
因。弊。可。一。來。而。滅。也。雙。勞。水。進。持。不。可。失。寇。撫。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先。乎。  
浩曰。必。先。往。恐。堵。擣。瑣。瑣。前。後。銷。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宋  
主。同。魏。使。還。告。魏。主。日。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  
之。大。怒。謂。公。卿。曰。施。覽。小。警。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生  
侍。他。主。腹。背。交。敵。非。良。策。也。吾。行。決。失。遂。發。平。城。五。月。朔。日。食。宋。以。王  
敬弘。為。光。祿。大。夫。初。宋。主。以。敬。弘。為。尚。書。令。敬。弘。固。讓。未。求。運。東。故。有。是  
走。魏。主。追。至。涿。郡。山。秋。七。月。引。還。大。糧。瓦。子。敷。連。可。汗。吳。提。立。魏。主。至。漢  
南。捨。輜。嚮。許。經。騎。軍。馬。裝。學。悉。然。至。東。水。柔。然。絕。升。五。可。汗。先。不。設。備。蓬  
燒。廬。舍。北。連。西。大。部。落。四。數。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  
或。馬。百。餘。萬。馬。畜。車。廬。士。廬。數。百。萬。魏。上。滿。移。水。西。行。至。涿。郡。山。諸。將  
產。有。伏。兵。鬼。譖。之。以。軍。法。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却。

擇吉既得降人言可許。被病以車自載入南。高氏富庶。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遣兵不至。乃後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王深悔之。紹升五可計。憤絕而卒。子兵提兵。號勃達。可許。武都王楊玄。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八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魏主至漢南。聞高車來。部色已尼。陁人畜甚衆。去魏軍十餘里。遣左僕射安原持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鞍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魏主還平城。從東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絮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海之。自是魏之民聞馬牛羊及糧皮為之價錢。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掌直綱錄。醉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鍵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美惡。或倉猝不及來。未遑錄。禽。魏主必為之舉筋杖。文書而還。嘗謂浩曰。卿有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魏主有所隱。朕雖時憲憲。不從卿言。然主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但識懦弱。不能學弓箭。牙。然其骨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天物尚言。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浩然後施行。十一月朔日食。星畫。

##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五

十三

見秦地震。日食不直。如鈞。星畫。見。至。陽。河北地。聞。秦地震。野草皆自辱。劉友丘言。浩日食土星。畫。震。大變也。終綱日食。至。見。云。是年肅宗上元元年。王幼學集覽。乞解州錄。弘光馬揚州刺史。錄尚書。萬今。宋解營。西門安于。橋。性。齊。美。西門。復。社。也。石。豹。戰。國。魏。文。侯。時。蔚。郡。令。安。于。名。安。社。董。昌。戰。國。趙。簡。子。才。臣。也。韓。子。日。西。門。豹。性。惡。故。佩。常。以。自。鷺。董。安。于。性。善。故。佩。竹。以。自。惡。注。韋。熟。皮。繩。命。續。李。詒。子。詒。翁。惡。也。佩。弦。佩。韋。皆。能。飛。丈。禮。君。子。而。不。恤。軍。令。二。人。往。社。編。頭。皆。不。善。終。諸。將。瑣。瑣。易。猿。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傳。曰。項。項。都。犧。犧。細。貌。才。質。如。是。乃。其。所。以。取。災。人。師。吉。曰。無。慮。舉。凡。之。古。無。小。惡。虛。而。大。計。也。或。鮮。言。猶。言。多。劣。如。負。斧。授。之。則。委。虜。墮。沒。及。底。而。亡。故。名。日。鵠。地。志。在。張。掖。縣。河。兪。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有。石。山。自。削。升。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兪。案。通。鑑。魏。太。武。擊。盡。然。至。采。水。西。行。至。羌。園。水。分。軍。搜。討。又。備。弱。水。西。行。至。涿。郡。山。則。弱。水。在。羌。園。水。西。涿。郡。山。東。矣。北。史。載。云。太。武。至。羌。園。水。分。

# 永樂大典

## 卷一二二七五

水經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草搜討。東至輪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道雖小異。直輪海張掖水於鶻水而近焉。涿郡山。匈奴中地。弱水在其東。祁以春名。字或滄黑。山在大漠北。今謂之妣冢丘。西南有城。名曰慶州。沈括曰。平奉使掌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磁石。有水出其麓所謂黑水也。黑水西有達山。名曰夜來。南山。史記大宛傳。張騫從月氏至大夏還。並南山。欲從毛中歸。捨地志云。南山即達坂南山。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達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後長安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敕連可証。可汗者。猶寒。猶古單于也。統曰。敕連猶夏吉神聖也。濡源。濡。奴官名。水在遼西郡。肥如入海。于宋元祐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到彥之等伐魏。宋主有拔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劉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充。冉師入河。大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聞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與欽成相避。冬寒水合。自更取之。劉友並書法魏美斤督諸將伐宋。書畢。士成此其書伐河。河南故宋土。曲直之辭。改罷。追討之。皆殲而死。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赴。宋到彥之等取河南。魏南邊諸將。并稱宋將入港。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鋒。目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霧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能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互倚其勢。遂成。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社計為國生事。不可從。勸魏主乃止。諸將復奏。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津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著司馬楚之。專執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若令聞國家志。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破符立司馬氏。誅除劉宋。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

之列我南邊諸將無以擧之。故以却敵而反速之。發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許宮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盡晦。省值斗牛。三也。楚惑於冀輸。主亂反喪。四也。太白未出。運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澄。莫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毛頽川。到彥之目淮入泗。泗水滻。日行鐘十里。七月始主頃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坐命衆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彊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空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欽成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以為憂乎。尹起革發明。上書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下書宋到彥之等。取河南。則是彥之等。因魏軍之自退而取之。非以戰勝而得之也。書法若此。紀其實耳。八月。魏遣將軍安領擊宋師。魏主遣安領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姚斐大渡河。攻洛塔與頓城。皆大敗。死者甚衆。林邑入貢于宋。九月。燕王馮跋。弟弘毅。其太子翼。而自立。燕太祖復疾病。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勑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持瘳。柰何遽歛代父。受。翼性仁弱。遂遷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嬪。詔紀內外。遣禡守傳問而已。翼及大臣並不得見。唯中嬪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夫人命閭東閭私家僅踰闈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傳太子翼。許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魏主如統萬。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進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送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鄆。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十里。一處不過數十步。形分就泊。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朴。先定之復

# 永樂大典

## 卷一二二七五

東出潼關。序參而前。則風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  
萬。謀襲平涼。秦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劉友並言法。謂日書自某月不雨。  
至于某月者六。詳參初雨。未有久於此者也。去年地處野草皆死。於是  
往時凡九閏春之亡兆矣。冬十月。宋鑄四銖錢。劉友並言法。宋自是  
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先是鑄四銖。丁亥鑄大錢。戊子罷。甲午鑄孝建四  
銖。乙巳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斷新錢。專用古錢。謂日錢幣自王莽外更  
變之亟。無如宋者矣。而敵急之極。亦無如宋者。宋劉彥之。保東平。魏攻宋  
金墉虎牢。取之。宋劉房之。王仲德。沿河直守。還保東平。魏安頓自安東津  
濟河。攻金墉。杜翼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遣其鐘虸於江南。有大鐘  
沒於洛水。帝使姚聰夫往取之。驛送之日。金墉將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  
耳。今虜騎南渡。相與并力擊之。大功既告。幸鍾未晚。聰夫從之。既至。見城  
不可守。乃引去。驛遂南潰。安頓拔洛陽。驛歸。於宋主曰。本欲以死固守。  
姚聰夫及城。遂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築。宋主大怒。誅聰夫於壽陽。聰夫弟  
健。諸編裨莫反也。鎮與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拔之。秦遷保南安。秦王暴木  
為北涼所逼。請迎於魏。魏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暴木乃焚城邑。跋實歸。歸  
戶萬五十。東如上邦。夏主發兵拒之。暴木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  
渾。

軍大以罪之。至他日下獄免官。劉備而不書。又以豫宋人不能正憤軍之  
謀也。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龍西。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  
草。人馬飢渴。夏主引眾下鶴臚原。魏軍擊之。夏眾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  
走。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搘墮國之。安慰初附  
。救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龍西守將降魏。魏攻宋滑臺。宋遣使入貢于  
魏。北涼王袁遵達。宋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匹。朕動止皆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  
賊公行。義欣隨宜修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苟跋久  
廢。義欣脩治。隨階引澤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吳。劉友並言。澇則  
史之傳。自晉以來。專方面。本兵柄。非復漢世刺舉之職也。宋世所任。率多  
子弟。與晉世人異矣。魏人克平涼。復取長安。魏克平涼。立代田。得美斤城  
。青等以獻。關中悉入於魏。魏主以將軍王斤鎮長安。而遷以美斤為寧太  
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十家。魏主斬王  
斤。以徇。宋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劉友之之社伐也。甲兵資費甚盛。及敗還。妻妾並  
以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考之。之社伐也。甲兵資費甚盛。及敗還。妻妾並

## 永樂叢書卷二萬二千二十一

七

書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王幼學集覽。救勒。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分數。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  
擣。曰骨利幹。曰多覽葛。曰同羅。曰僨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澤。曰斛薛  
。曰莫結。曰阿跋。曰突厥。曰白晝。劉禹錫。謂十五部總號。救勒。又號鐵勒。括地  
志云。鐵勒在樂勝州北。經秦長城。北行經砂磧。十三日方至其國。闕寺  
蘭。以春暮閉門鍛之。寺道作侍字。或從門寺。指寺人不仕。以事唯門解  
守禦。庭內。持除。黃衣粟食而已。記內則曰。深宮圓門。闕寺守之。委渠津  
在洛陽北。又有安樂山在洛陽南。平涼。今龍西有平涼府。屬華昌路  
。安定。注。先漢尤武建武元年。上邽。注。同上八年。治之。清平。督理。地理。志。安定  
秦王所焚。城邑。南安。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六年。鶴臚原。地理。志。安定  
郡鶴臚縣。在龍西。唐書注。鶴臚屬涇州。案涇州古安定也。今屬開城路  
渭臺。注。見晉書。李充大元九年。張騰。史記。張耳傳。將軍順目。張騰。碑古  
山石碑。在山西。故名龍西。賜復七年。復。貴福。除之。除。七年賦役。苟跋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澤水。地理。志。汝南郡。弋陽。開澤水出烏余。弋  
陽今光州。是洋水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洋。賓眉。反。高平。據地。志。云。高平

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襄王改宜陽曰河雍。故向曰高平。向在河內郡穀縣西。

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主紹太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夏皆亡。凡四國。春正月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道濟等自滑水救滑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等道濟帥王仲德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渠亭。斬魏濟州刺史惠煥。庫綽。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夏主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亂。人相食。秦出連輔政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與槐出降。遂於上邽奉太子司直焦楷。秦廣寧江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伸先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代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夏主竟陵暮末。夷其族。二月魏克滑臺。檀道濟等至滑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厔城。拔孫建等級。輕騎邀其前後。焚燒殺集。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頃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未將之堅守。數月糧盡。真士卒烹晨食之。魏遂克滑臺。執脩之。嘉其守節。以

謂死嬰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石諫曰。不殺害伯。無以利杼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人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

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劉友益書法自書墓碑。建安二十一張羲廷熙三。書太守不知其號矣。未有以政績言者。至是然後魏書王慧

龍宋書孔靈符。由是至隋改郡為州。無聞焉。甚失賢守之不肖見也。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孰定以歸。夏主畏魏人之逼。推秦民十餘萬口自洛城濟河。破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墓墳。遣騎三萬乘其牛濟。邀擊之。孰夏主定以歸。閏月柔然請平于魏。魏之邊吏復柔然通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於是數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魏遣使如宋求資。魏主遣周縛聘于宋。且求資。宋主依違答之。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復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宋主心重湛。使人詣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臺首皆已卒。領軍段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奏。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宋主子詔酬納。光節官刑罰上。遂謂其子緣同主人矜邵。風誠特加。日。怒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達宣布。則為侵奪主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五

九

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笑之。秋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吐谷渾奉表于魏。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故工歷項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魏主欲選使者。謂北涼。崔浩厲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升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并相草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魏徵世胄。遺逸。魏主詔曰。今二羌惟殄。特推武備文理廢職。舉選。范陽盧玄。博陵崔燁。趙郡李靈。可開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稚。太原張偉等。皆質雋之胄。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申諭。任其進退。崔浩。安與玄。言徵欺。玄等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燁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其未主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崔浩。安與玄。言徵欺。劉友益書法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未有不書其人者。此則曷為不書。不勝書也。於是徵盧玄等凡數百人。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初。魏聽成帝始。荆臺令。及送者疾。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將罪。殺人者。聽與死者。馬牛糞具。以平之。盡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生王庭。決辭証。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二七六

無繫謀逮建之者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憲前代律令峻空今三公郎王後刪定。務求簡易。卒不被疾。刑罰溫醇。太宗承之。更文亦深。主是命崔浩東定律令。除五歲日歲刑。增一年刑。並盡者負殺牛絕大蛇。鑄銅。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賜左慈鑿關故。

以達冤人。

王幼學集覽。清水本渝州地。宋以河清七畫爲國。改清水。今清州是屬河間府。張壽地理志。東郡壽良縣是。應劭曰。漢光武叔父名廖。政改曰壽。張公屬東平府高渠。宋齊世家桓公討晉亂。至高渠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師古曰。平陽在東郡。出連輔路後。魏官氏志。虜姓六氏。曰出連。曰宥連。曰是連。曰貴連。曰秦連。曰韓連。輔政名也。坐微繫尚方。坐罪而徵召。繫於尚方。徒作中宮。中門仲夏陰寒之日。中暴積。吐谷渢王之名。嘗音吉同。反白徵。湛。自於天子而徵召。劉洪。諱會猶言。適會其意。以平之。平和也。連遠。素史記秦本紀。以罪過連遠。注索隱曰。遠及也。謂連及俱被捕。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